



从美国硅谷到『天堂硅谷』

国内外『人才+资本』的相关范本

美国硅谷——创新集聚区的先驱

“硅谷”是指洛杉矶南部到新泽西州、位于加利福尼亚的帕拉阿图和圣何塞之间环绕“圣克拉拉谷”的约35英里、人口约250万(其中40%为亚裔)的一块条状平坦谷地。硅谷从上世纪50年代崛起,迄今只有半个世纪时间,形成了一股席卷全球的科技革命浪潮,在科技发展史上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对于硅谷经验的解读及对其创业活动和创新模式的研究,一直是国内外创业研究的重点。许多学者深入研究硅谷成功的原因,以期破解创造神话的“密码”。

起初,硅谷指开发和生产以硅(silicon)为元素的半导体及相关产品的谷地。20世纪中后期,在斯坦福工业园创立高新技术产业基础,一批富于创新精神的公司成长起来,形成了独特的社会网络、产业基础、金融服务等创新环境。到90年代,硅谷成为世界“创新型经济”的策源地,成为全球信息技术和高新技术产业中心,世界上先进科技人才和尖端技术的集聚地。硅谷使美国社会从工业时代(industrial age)过渡到信息时代(information age)。

硅谷是全美科技研发投入与产生专利最多的地区,每10天就有一家公司上市,在1500平方公里狭小区域内,吸收了全美35%以上的风险投资,拥有包括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圣克拉拉大学和圣何塞大学在内的8所大学、9所专科学院和33所技工学校,集聚了上千名科学院工程院院士、40多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上万家高科技公司总部,包括惠普、IBM、甲骨文、网景、雅虎、美国在线、英特尔、思科、苹果、谷歌等著名企业,培养了一批世界级企业家,如比尔·盖茨、乔布斯等。硅谷以研发、设计和高技术服务为主,处于全球产业分工的高端,开拓了产学研一体化、风险投资、孵化器、股份期权、科技园等“知识经济”发展新模式。

硅谷成为创业创新的榜样,创造了一种围绕知识集聚资本,通过技术组织生产要素的新机制。硅谷的成功在于“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生产经营三位一体的体制”。硅谷的兴起取决于以下因素:

一是智力和高技术高度密集。被称为“硅谷先驱”的弗里德里克·特曼教授在任斯坦福大学副校长期间,致力于将大学的科研与企业结合起来,“使大学和产业形成一

种共生关系”，成功地开创了一种“大学—科研—产业”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大学、研究机构和风险投资企业在硅谷聚集，引起知识、资本和信息的汇集与交流，成为发展的重要源泉。

二是集新技术的发明家和创业的企业家于一体。发明者一般不转让其技术成果，而是自己设法融资创办企业直接从事技术商品化工作。传统生产要素组合方式是资本→劳动力→技术→生产。这种机制的核心和起点是资本，谁拥有资本，谁就可以选择人才和技术。而硅谷使传统的生产要素组合方式颠倒过来，科技人员（长期智力投资）→拥有技术和发明→获得创业风险投资→组织生产，这种机制的核心和起点是科技人员及其拥有的技术和发明，谁拥有技术，谁就可以利用资本去组织生产和创造财富。

三是创业风险投资的巨大作用。这是“新型的资本形式”，这种资本不依赖银行，而是从冒险的投资家即风险资本家手中获得资金”。基金公司不仅提供创业资金支持，还提供企业管理和技术服务。

四是大学师生创业成风。在硅谷成功的企业中，大学教师、大学生和研究生创业的占有极大比例。

硅谷的形成和发展完全来源于自身的生机和活力，通过独特的创业和创新系统，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才，在硅谷成就事业。在硅谷，大学、企业、科研机构、创业风险资本、中介组织之间，发明家、创业家、投资家之间，形成相互影响、互相依赖、密切联系的有机系统。他们的结合点是市场，其共同追求的是人才价值与资本增值。

“谷”字集结号——硅谷的成功可推广

硅谷的发展模式虽然不能完全拷贝，但可以借鉴。不少科技发达国家和地区都试图建立自己的硅谷。如美国波士顿与洛杉矶都称自己是“硅谷第二”，以色列自称“世界第二硅谷”，德国巴伐利亚州、德累斯顿、慕尼黑、帕德博恩都提出打造“德国硅谷”，班加罗尔自称“印度硅谷”，台湾新竹被美国《商业周刊》称为“亚洲硅谷”，日本筑波科技城称为“日本硅谷”，韩国大田市自称为“韩国硅谷”，还有各种“光谷”、“绿谷”等“谷”字号的创新集聚区。

中国不少城市都希望复制硅谷的成功。北京打造中关村硅谷、上海打造浦东硅谷、广东打造深圳硅谷，长三

角的苏州、杭州、宁波市等都提出了打造“天堂硅谷”……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在评论中国城市中谁最有希望成为“硅谷”时认为，由于杭州具有行政干预少、观念新、机制灵活、高校科研实力较强、气候和生态环境好等综合优势，成为或争取成为中国硅谷的历史责任有可能落在杭州身上。他说，如果把浙江省的企业家精神与以浙江大学为骨干的科技力量结合起来，整个浙江省极有可能成为类似美国“硅谷”那样的科技园。1991年，两院院士、时任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的宋健同志在杭州考察高新技术与信息产业时，欣然提笔写下“天堂硅谷”四个字。自此，杭州市打造“天堂硅谷”的工作全面启动。

有学者指出，“硅谷的革命依赖于两类个体：即做生意的（deal-making）创新企业家和对他们的生意予以支持的（deal-backing）风险资本家”，“这是天才和金钱的结合（talent-money tango）”。杭州的创新发展依赖于创新资本的集聚，依赖于科技投融资平台建设，依赖于创投、风投、天使基金等投资人的创造性活动。由于时空条件不同，“天堂硅谷”不可能与美国硅谷同日而语，但两者有一个共同的基因，那就是追求“天才和金钱的结合”，即人才与资本的结合。在美国硅谷这个创业者摇篮成长并曾在微软、谷歌担任高管的李开复博士，2009年通过“创新工场”模式，提出要在中国打造“财”+“才”的全新风险投资模式，这也给我们有益的启示。

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人才+资本”的创业创新体系做深入研究，对于推动杭州加快走上创新驱动、内生发展的道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天堂硅谷的要义——以人才为核心

城市是国际经济的基本单元，是创新要素的聚集地。随着经济全球化，现代城市的发展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即劳动力成本与物质资源消耗不再成为决定因素，而更多取决于创业人才对于新知识的运用，从而创造价值并使资本增值。创新驱动成为推动城市科学发展、提升城市竞争力的决定因素。

杭州作为中国长三角特大城市和经济发达城市，在创新驱动、转型发展过程中，如何形成富有特色的创新机制与创业模式？2005年，杭州市提出依托独特的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立足自身文化沉淀和城市特色，构建“生

“人才 + 资本”持续走强

——解读《2011 硅谷指数》人才趋势

翻译 吕克斐

2011年的“硅谷指数”显示,当地居民自主创业的信心不断恢复,新创企业数量随之增加,硅谷企业首次公开上市的数量占全美总数的比率快速上升。硅谷企业的融资更为宽松,企业并购数量恢复到经济危机前的水平。同时,硅谷仍然将人才引进与集聚作为保持创新活力的重要途径。

IPO 市场恢复,硅谷凸显“孵化器”地位

随着新成立企业数量的快速增加,以及 IPO 市场的恢复,硅谷创业形势逐步好转。

2008年1月至2009年,硅谷新成立的企业迅速增多,达27500家,比上一年增长了48%,关闭的企业则增加了8%。自1995年以来,硅谷平均每年新增约17000家企业(包括新成立的和最近移至硅谷的企业),减少10000家企业(包括关闭的以及迁移出硅谷的企业)。平均每年净增新企业6700家,相当于占2009年硅谷地区企业总数的3.3%。

2009年,迁入硅谷地区的企业比上年增长了3%。比较特别的现象是,1995年至2009年间,每年迁出硅谷

活与创业和谐、文化价值与经济运行和谐、个人创业与整体发展和谐、政府与民间和谐、对外开放与内生创新和諧”的“和谐创业”模式。“和谐创业”是创造力、融合力和竞争力相统一的创业,其特点是大力推进文化人与知识分子创业,培育创新型企业与知识型企业家。在此基础上,针对杭州科技发达、高校云集、“海归”与大学生创业蔚成风气、金融生态环境良好并被《福布斯》评为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的情况,2008年杭州市提出构建“人才+资本”的创业创新模式,组织有关部门与高校围绕“人才+资本”开展调研,形成了一批研究成果。接着,“人才+资本”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

杭州市正在探索的“人才+资本”创业创新模式,是“和谐创业”的生动实践。这一模式的要义是:以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打造“天堂硅谷”为目标,不断提高人才和资本的集聚度,进一步激活社会创业创新活动;以人才创业

为核心,让人才吸引和驾驭更多的资本,让资本通过创业创新不断增值,以此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城市科学发展;以人才资本化与资本人格化双轮驱动,促进产业创新发展,催生更多新的商业模式,培育更多创新型企业,和像“阿里巴巴”这样有国际影响力的伟大公司,保持杭州经济持续发展的活力。

“十一五”以来,杭州大力实施科教兴市与人才强市战略,改革科技投融资体制,吸引人才集聚创业,增强了城市创新发展活力。“十二五”正值后危机时代,杭州发展所面临的形势更为复杂,资源、环境和市场约束将日益强化,转型升级日显迫切。经验表明,危机常常催生新的创新发展,在所有创新要素中,唯独人才与资本是最具流动性的战略资源,杭州必须围绕人才吸引力与资本集聚能力而赢得新一轮区域竞争。只有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杭州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